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十五贯 长生殿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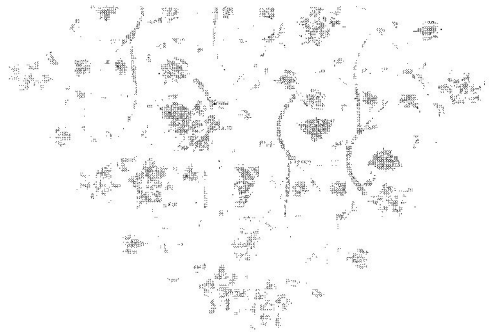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十五贯
长生殿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十一册，包括《十五贯》《长生殿》两篇传世名作。



目 录

十五贯 / 001

附评：冤狱折反十五贯 / 100

长生殿 / 105

附评：霓裳遗恨长生殿 / 179





十五贯

周忱怔住了。况钟的秉性，他是清楚的。他知道这个出身部曹刀笔吏的四品太守一向立身刚正，执法无私，重视民瘼，为官清廉，因此新近才被破格拔擢，圣上还亲赐他玉玺印信。圣上钦赐之物，岂可轻易收得？收回容易，要还，可就难了。说不定还要落一条违抗圣命的罪名呢！

十五贯

本篇故事是根据清初剧作家朱自方的同名剧作改写的。

朱自方字素臣，号荃庵，江苏吴县人。清初戏曲作家。约公元1644年前后在世。他的创作活动大致在明末清初。

这一时期昆曲在南方盛行，剧作家和演员多为苏州、无锡、昆山人，形成了以剧作家李玉为代表的苏州派。朱自方与朱佐朝、李玉等相友善，是昆山派的重要成员。他曾和毕魏、叶时章共同编定李玉的名作《清忠谱》；和朱良卿等四人合著传奇《四奇观》；和过孟起、盛国琦合著传奇《定蟾宫》；协助李玉编纂《北词广正谱》；同李书云合编《音韵须知》。

朱自方毕生致力于戏曲创作和研究，他著有传奇十九种，现存九种。其剧作中描写平反冤案的作品成就较高，代表作有《十五贯》《未央天》等。

《十五贯》又名《双熊梦》，故事写熊氏兄弟友兰与友



惹各遭冤案，被判死刑。临斩前夜，新到任的苏州知府、清官况钟梦见有两只熊前来向他诉冤，发现熊氏兄弟一案疑点颇多，于是向巡抚周忱请求复审。经过十五天的实地调查，况钟终于查清案情，平反了熊氏兄弟冤狱，擒获罪犯娄阿鼠。剧本情节曲折，关目紧凑，人物形象鲜明生动，问世后即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成为许多地方戏改编上演的热门剧目。一般都认为它是根据宋人话本《错斩崔宁》和《醒世恒言》中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改编的，但也有人认为它与两者并无直接联系，而系据《魏书》、《北史》所载司马悦为张堤平反冤狱的故事敷衍而成（见《大地》1981年第五期吴德铎先生文）。

1956年浙江省昆苏剧团根据《双熊梦》改编的昆曲《十五贯》在京演出之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人民日报》发表专题社论，文化部给予重奖并向全国推荐，出现了举国争演、全民争看《十五贯》的盛况。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还把《十五贯》拍摄成昆剧舞台艺术片，在各地放映。周恩来总理称赞“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给《十五贯》以高度评价。

上

淮安山阳县书生熊友兰，父母双亡，家贫如洗，与弟弟熊友蕙一道艰难度日。兄弟二人虽说寒窗苦读，诗书满腹，品行高洁，人称“联璧”，无奈时运不济，有志难伸，加上家道贫寒，经营无术，不得不过着一身兼仆、三餐不继的清贫生活。真是五更风雨三更火，满腹文章不疗饥。

这天友兰见家中瓮罄盆竭，炊烟断绝，身上衣衫也褴褛不堪，心想如此下去，弟兄二人都将成为沟壑中饿殍，如何还有出人头地、显亲扬名之机？他躺在床上彻夜难眠，终于想出一个变通之策，就是自己先到外面去找一做事情做，多少赚得几文钱来供弟弟友蕙专心读书。只要弟弟学问有成，有出头之日，自己就是穷苦终生，也问心无愧了。

于是先暗暗托人找到一份与人帮工的小差事，然后郑重和友蕙商议，说：“兄弟，你我父母早逝，家计凋零，学业未成而年纪渐



长。我们忍饥受饿已经很长时间了，眼前又有断炊之虞。一旦葬身沟壑，岂不辜负堂堂七尺之躯？将来对父母祖宗也不好交代。”

友蕙却另有见地，他安慰友兰说：“哥哥，从古以来有学问的人，都是无恒产而有恒心，善谋道而不谋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怕没有天神相助，螺女代炊。你我兄弟只需一心一意读书就是，岂能因为受不了饥寒改变志节？俗语云，不激不发，不苦不乐。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哥哥不必为此愁烦。”

“兄弟说哪里话来？”友兰忧心忡忡道。“我和你已经是锅釜生鱼，瓮甑蒙尘，到了穷途末路了。我们穷得形销力尽，面容枯槁，又没有任何谋生手段，连锥尖刀刃上的微利都谋不到。长此以往，如何是好？故而，我想……”

友蕙问：“哥哥想什么？您要知道我辈书生，没有任何谋生之方啊！”

友兰道：“我倒想出一个变通之方。”

友蕙问：“什么变通之方？”

友兰答：“就是你我兄弟一个人出门去觅工挣钱，一个人留在家中专心读书。挣的钱回来既可疗饥解寒，又可辅助读书。反正你我同胞兄弟，将来不论谁有富贵之日，都是一样的。为兄想我们既无点石成金之术，又无别的济贫之策，像孔夫子说的替人执鞭以求

富贵，也不是什么坏事，总比两个人一起饿死强。”

“哥哥说得对。”友蕙听得点头道，“双双饿死毫无益处，有一个人出门去挣钱也好。”

友兰高兴道：“那么兄弟觉得为兄说得不错了？”

“当然！哥哥哪有说得不对的地方？”友蕙认真回答，“我们兄弟总得先想法活下去才对。”

“好！”友兰接着道，“兄弟既然觉得为兄所说有理，那么为兄这就打算出门去了。”

“啊？”友蕙听得吃了一惊，“您说谁出门去？是您？”

“当然是为兄了。”友兰回答，“难道还能让你去？”

“岂有此理！”友蕙忿忿然道，“我和哥哥一母同胞，甘苦与共。如今却让哥哥出门卖力挣钱，留我一人读书进取，独当君子，这怎么成？我们的爹娘在九泉之下，该如何难过？”

“兄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友兰说服友蕙道，“为兄比你年纪稍长，血气方刚，身子骨也比你要结实许多，不像你身小体弱，难负重荷。为兄出去觅一点蝇头小利，挣一点钱来养家，不怕累着。再说……”

“可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友蕙不等友兰说完就大声嚷嚷，“哥哥能做的，我也能做！依着常理，自然应该是我去！”



“你听为兄把话说完嘛!”友兰耐心说服友蕙,“兄弟你天资聪敏,胜过为兄百倍。他日成就功名,比为兄更有指望。你鹏程万里前途无量,为兄百尺竿头也难攀登。兄弟,为兄日后就是执鞭成名,又有何妨?你千万不可再在要紧时候拿错主意,日后后悔就来不及了!”

“可哥哥您要知道,您是咱熊家一门的长子啊!”友蕙依然不肯答应,“这是关系到宗社存续的大事,有事服劳,原是子弟职分,自然应当择要而从。哥哥在家读书,弟弟出门挣钱,正是常理。您难道没听古人说过,‘效职当从幼,承恩先及尊’?”

“再说,哥哥!”友蕙几乎泣不成声了,“自从二老双亲亡故之后,弟弟多赖哥哥教养成人。于情于理,有事都应当是我先承当。难道今日还要让哥哥出去冒风荡雨,遭受苦辛?哥哥!我一个人读书闷得慌啊!您难道忍心留我一个在家伤心?”

“好兄弟,别争了。”友兰也忍不住动情道,“为兄已经拿定主意,你就不要再阻拦了。再说,为兄已经找到了事做。”

友蕙含泪问:“何事?去哪里?要觅舟寻找桃花源么?”

“咳!你想还有什么去处?”友兰叹了口气回答,“你知道为兄学问生疏,想找一个坐馆教书的营生比登天还难,想做买卖又没本钱,担挑负重之类出力活干不了,给人打佣工又受不了鞭策驱赶之

苦……”

“那……”友蕙睁大了一对泪眼。

“今早偶在河边看见一艘船停泊着，听说他们要寻找一个当艄之人。”友兰继续说道，“每月付给工钱半贯。为兄想，当艄之事，一喜没人见闻，二喜不任劳役，三喜行舟之余还可留意诗书。对我来说，甚是相宜。为此，我已决意应承下来，受他雇用，赚他工钱。——你看，人家已经先付给我一点佣资了，兄弟你先收下。为兄一会儿便要随人家上船起程了。”说着把五贯钱递给友蕙。

“当艄？不就是掌舵么？”友蕙不接钱，却睁大眼问。“这样的事，哥哥做得，我也做得。要是让哥哥现在就去给人当艄挣钱养活我，教我做弟弟的于心何忍？与其如此，哥哥，倒不如兄弟一道死了干净！纵然不能像荆棘那样同日荣，也要像棠棣之花同时落！”话未说完，两道热泪早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友兰不禁沉下了脸。“兄弟怎么这样不懂事？”他声色俱厉训斥友蕙，“当初父母过世时节说什么来？难道是让我们一道饿死？与其如此，我还不如先一头撞死在墙上便了！我这便去冥间面见父母双亲，你就等着日后登高思念我吧！”

“哥哥息怒！哥哥息怒！”友蕙见友兰生了气，由不得抱住友兰哭着叫：“是小弟不好，惹哥哥生气了！哥哥您既然拿定主意要走，



小弟也无法再挽留了。哥哥！哥哥！我苦命的哥哥呀！”

他一边哭，一边在友兰面前跪了下来。此时友兰也忍不住心如刀割，把友蕙抱在怀中痛哭失声。兄弟二人哭了好久，眼见得泊船到了起程时候，友兰才不得不收泪叮咛：

“兄弟！为兄这就要走了。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努力读书，盼只盼有朝一日能平步青云，赚得一个功名在身。——哦，为兄还想起一件事：咱这屋子隔墙，就是邻家内室，他家有少妇在堂，与咱声息相通，闻之不雅。为兄去后，你一定把书房搬进里间内室去避嫌，也免得人说咱凿壁借光的闲话。”

“哥哥说得是。”友蕙拭泪回答，“我明天就把书房搬进里间去便了。哥哥您到外面也要自己保重。山高水远，露寒霜冻，处处都要多加小心。您知道您就是走到天边，您兄弟还在家里惦念着您呢！”

兄弟俩又说了许多话，友兰方才挎上行囊，含泪出门。友蕙站在门外直看到哥哥的身影在远处消失，方才关门回去继续读书。

那熊氏兄弟隔壁，乃是一个冯姓人家，家主冯玉吾年少时起便外出经商，近因荆妻亡故，就在这淮水桥头开了一座粮铺，却好与

熊家紧邻。

那冯玉吾有个独养儿子名唤锦郎，生得嘴歪眼斜，奇丑无比，且又呆又傻，不知世事。冯玉吾早就为他觅得一个童养媳，乳名三姑，却又长得容貌娉婷，伶俐非常。两人年纪相当，已近合卺时节。冯玉吾觉得儿子和媳妇相差太远，担心媳妇有怨怼之心，见媳妇提及圆房之事经常长吁短叹，虽心中着急，却无可奈何，只好千方百计笼络媳妇，以免一桩天定姻缘付诸流水。

这天他偶然做成一笔生意，赚下金环一双，宝钞（纸币）十五贯，回家唤过锦郎、三姑，打算明白提起为两人择吉完婚之事。三姑出来，冯玉吾命她坐下，开口道：

“媳妇儿，我看你每天愁眉不展，恨锁春山，知道是你和锦郎骏马村夫不大相配，辜负了你的花容月貌。只是婚姻之事乃是月老牵线撮合，该办的事总是要办的。你自幼是我抚养成人，分明是亲生女儿一般。如今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我想早日给你们合卺圆房。

“喏，这是金环一双，宝钞十五贯，你且与我收藏好了。将来交付家计，这些都是要用上的。咱们小康人家，财产无多，要传也只能传给你们两口。你就早做好成亲准备罢，也不要再羞羞答答不好启齿了。”

“公公怎么说这样的话？”三姑语带不平道，“媳妇自幼得托高

门，蒙公婆恩顾，虽说四德未全，三从之教还是知道的。哥哥天生丑陋，也是媳妇命里注定，宿业所招，哪里敢有什么二心？不知公公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丑陋，你俊俏！”锦郎在一旁气呼呼插嘴，“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哼！哥哥我这副长相对得起你了，谅你也不敢有二心！”

“胡说！”冯玉吾大声训斥，“我们这里说正经事，哪里容得你胡乱搅和！”

“谁搅和来？”锦郎不服气，“她不过长得好一点，就看我哪里都不顺眼！”

三姑道：“妹子并未看你不顺眼，也没有嗔，也没有怨，只是说自家命不好就是了。”

“好妹子，说得有理！”锦郎怪眉斜眼笑着叫，“你没听说过巧妇常伴拙夫眠？当初武大郎、王矮虎，比哥哥我还难看哩，可都有标标致致媳妇跟着他！嘻嘻！不怕你扈三娘跨马能征战，只莫学武大嫂挑帘勾引野汉子便了！”

冯玉吾正想拦住不让锦郎胡扯下去，忽听得就近处传来一阵琅琅的读书声，不觉动问：“这是谁？”

“哼哼，还有谁？”锦郎一脸不高兴回答，“不就是隔壁那个姓熊的秀才？臭灰物！人家正说得热闹，他却在那里唧唧呀呀打混，

真该将这狗娘养的大骂一场才好！”

“住口！”冯玉吾怒喝，“他在那里读书，与你有何相干？”

“是呀！”三姑应声道，“那生与咱一墙之隔，常常听他通夜读书，看来也是个有志向、有出息的人，将来一定有发达之日。我们切不可将人家轻慢了。说真的，我还真喜欢听人家读书呢！一字一句都像敲金振玉，要多好听有多好听。”

唔？冯玉吾忍不住沉吟了。女孩儿家，说什么最喜欢读书声？好奇怪！他觉得三姑虽是无心之言，但言为心声，不可不察。于是给锦郎使了个眼色，转脸对三姑叮咛道：“媳妇儿，你虽说读书可喜，我却觉得声息相通，闻之不雅。况且孤男寡女一墙之隔，如何杜绝他觊觎之念？你今夜即可搬进内室，我与锦郎反移出外房。嫌疑既绝，自然也就嫌隙不生了。”

三姑见他神色庄重，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只答应一声：“谨依公公严命。”便拿着金环、宝钗进了内室，放在靠墙桌子上开始收拾床铺衣物。她一边收拾一边愤愤自语：

“这话是从哪里说起呀？我只随口说了两句人家读书不是坏事，公公那里就起了疑心，立地让我搬进内室。哼！你的心意我还不知道？不就是怕我喜欢上人家吗？咳！罢了，罢了，人家要疑心有什么办法！我身正不怕影儿歪，你要疑心你就疑去！——天哪！我不